

聚焦江南文化·人文松江

# 棉纺织业改变了明清松江府社会生活

欧粤

## 松江：记录厚重历史的三条街

钱明光

### 一条珍贵的弄堂

松江曾经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，老城十分繁华，有好几条满是掌故的弄街，但在老上海心中，袜子弄是印象最为深刻的。袜子弄，街内既没有林义又店，街型笔直又不像巷子，怎么叫袜子弄呢？其实，它与松江灿烂的历史文化有关，它与中国资本主义的最早萌芽有关，如今，它是记录松江当年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繁荣景象的唯一遗存。

明代，松江衣被天下，“买不尽魏塘纱，织不尽松江布”，每天经上海港外运的布匹多达上万匹。松江城内处处可闻机杼声，松江布声名远扬。经济发达了，就会开发新品。那时一般劳动阶层是不穿袜子的，能穿、需穿袜子的也是毡袜，后来穿的人多了，人们就开始研究用松江布布壳加工成毡袜，这种袜子既薄又轻又美观，经人口相传，各地商贾都到松江采购。袜子弄是这种毡袜的集散地。明华亭人范濂所著《云间据目抄》上记载袜子弄“广开弄袜店百家，合郡男妇，皆以做袜为生，在店中给券取值，亦便民新务……”中国通史记载苏州、松江出现了机工机户的中国最早资本主义的萌芽现象，“店中给券取值”，就说了店主与劳工的雇佣关系。这短短的几个字，闪闪发光，道出了中国一个新阶层的出现。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城内炸成一片废墟，已经没有明代松江棉纺织业繁荣的其它遗存。

袜子弄街的中间有一座小木桥通向河对岸，过去通波塘河远没有这么宽，河的对岸有一座寺庙叫禅定寺，1919年，大画家张正权因思念病逝的恋人不能自拔，在这里削发为僧100天，在这里取了法号名大千，从此人们

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，都只知道他是从这里出发重新开始新生活的，他的名字叫张大千。袜子弄中间还有一条弄弄，名邱家湾，那小弄也很出名，有一很有名的教堂叫耶稣圣心堂，它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堂，是明代徐光启的第二个外孙女出资建造的。解放后，上海顾绣的挖掘重振也是在袜子弄的工艺品厂内进行的。

### 一条江南难见到的大街

江南水乡，湖网交叉，无论城市或小镇，道路多逶迤曲折，但唯独松江有十多里长街，笔直，从东到西有五公里多长，松江人称为十里长街，辛亥革命后叫中山路，明清时中段叫郡治大街，东段叫东外街，西段叫西门外大街。

那为何笔直呢？因为过去的交通都是水路，说那儿交通便捷是指那儿水道宽敞、水况良好。松江城既是府衙所在地，又是华亭、娄县县衙所在地。南来北往的商船，都要经过松江水上的交通枢纽；官船路过，或留宿，或休息，按规矩都要当地相应官员迎送。从衙门到水上交通枢纽一条笔直的马路，时间长了，就成了通衢大道。所以，这条大道的最西端就是水上枢纽的接官亭、祭江亭。松江明代起，人口因经济发达而急剧膨胀，“求尺寸之旷地而不可得”，城墙内已容不下过多的人口，城墙南北两门是水门，于是，大量人口就沿这条大道向两边发展，特别是向西部发展。松江在明代是进士高产期，外官回乡建屋和私家园林，都选在这道的两边，慢慢地，这条路就变成繁华的商业大街了。至于松江的好多豪宅名园为何建在大道的东西两头，有两个原因：一是私家园林占地多，地价是个重要的选择因素；二是城内主要为二府二县的行政办公地，没



大仓桥 张光欣 绘

有完整的空地。

松江四鳃鲈鱼名扬天下，位列中国四大名鱼之首，传说只出在这条长街的秀野桥下。其实，这是个误传，秀野桥下是个四鳃鲈鱼市。“不辟轻舟来疾往，筠篮验取四鳃鲈”，说的就是买卖四鳃鲈鱼的盛况。

好多人说，在这条长街上，可以“唐宋元明清，从古看到今”，此话不假。通波塘桥以东三四百米内，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经幢和宋代方塔；有我国最古老、保存得最完整的明代砖刻照壁；松江二中的门头是元代府城遗迹遗址，后人都以“云间第一楼”相称，是上海地区最早的楼阁；中山路的中段，有宋代西林塔、元代清真寺、明代西林禅寺，有始建于公元1782年的老字号、上海最早的药店——余天成堂。中山路的西端，主要是以仓城为主的明清建筑群。今日仍可依稀看到“门前连市井，屋后闻撞声”的场景。

### 一条已湮没的名人街

松江只有一条以历史名人称谓的街，叫三公街，可惜如今已不存在了。它东西向，二三百米长，位于松江方塔北五六十米。三公，不是元明清松江“三文敏”的三位，而是这条街上有明代的董其昌祠、明末清初的李待问庙和清代的沈荃祠而得名。

董其昌是大书画家；沈荃在朝廷为官，是中国书法“馆阁体”的领军人物；李待问是中书舍人，清兵南下攻城时他负责守护松江城东门。坚守多日，军队与百姓粮尽弹绝，他发动军队与百姓拿出黄豆磨成豆浆军民同吃。被俘后，坚不投降，愿牺牲自己但提出不能杀害百姓。

此后，松江百姓造了这庙，尊他为城隍爷，每年七月十四，全城万人空巷，都涌到西门内吃豆浆，场面壮观。此习俗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。

# 沿星罗棋布的水网，打捞乌镇的诗画记忆

叶开

乌镇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化地标。而在作家叶开笔下，这座江南名镇回归到了它最初的样子。我们不妨顺着它星罗棋布的水网，去打捞这梦里水乡绵延千年的诗画记忆。

——编者

## 隐形在江南的广阔水野，串连起几千年的文化记忆

有一段时间，我偶尔会想到这样一个奇特的景象：每到冬天，初雪覆盖，太湖以南的风流才子就会雇一艘小船，从小河汊进入太湖，于茫茫淼淼中，以红泥小火炉炖着羊肉，温着黄酒，一边吃酒，一边吟诗作赋，向着最繁华的苏州进发，满脑子都是因果巷里的烟尘繁华。

那时的苏州因果巷，有着全国最繁华的娱乐业，也有着最璀璨的明星，明末最负盛名的“秦淮八艳”中，实际上只有“六艳”生长于秦淮河畔，而被称为第一美貌的陈圆圆是苏州昆山人，风流而怯懦的明末第一才子吴梅村曾作《圆圆曲》，其中最著名的句子是“恸哭三军俱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。

而诗才最高、气质最冷艳的柳如是则为嘉兴人。柳如是作为一个心高气傲才气横溢的女子，与明末大诗人陈子龙有过一段为期三年的“红楼”迷梦的故事。因此有人认为是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原型，很可能是陈子龙与柳如是。陈寅恪先生晚年目盲，以深邃记忆痛作《柳如是别传》，深心寄托，又有何人能知？

但是，我们还是继续讲风流好了。我那时读了很多南传奇，尤其是对苏州吴派前七子后七子的一些历史典故，他们的作品，都觉得十分的好。还包括他们和汤显祖之间的争执，也十分的有趣。也真是江南富足，人心自然。

乌镇现在已经是江南六大名镇中最响亮的名字了。过去，我倒是先知道周庄，先去周庄和同里的，乌镇闻其名，而不入。但乌镇有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，可算是南太湖文化圈的一个江南名镇，稍往北二三十公里，是真正南太湖近旁的名镇南浔。

这条线，都是暗中牵连着的，其中血脉流淌着一种特殊的文化血液——被什么牵连？被星罗棋布的水网，被水乡的特殊人生。被千变万化、曲曲折折的水网，是水乡人交流、运输与出行的唯一通道，孩子们学会走路，就会上船。不知道古人怎么能记得清楚这么复杂的水路的，比现

代高速公路更复杂，各种岔道纷呈，走错一条水道，就去了另外一个乡镇。

大大小小几千个小镇隐形在江南几十平方公里的广阔水野，还有古往今来几千年无数默默的生命串成的文化记忆。然而，船夫自然而然，南来北往，不会迷失在沙家浜，也不会闯进历史的犄角旮旯不出来。

乌镇，正是这距离杭州和苏州各120里的核心之地，再往东200里，是上海，一座新兴的城市。

假设你是生活在魏晋南北朝的南朝时期，乌镇就是莺歌燕舞的核心地区了。

从乌镇往北，是菱湖镇。菱湖镇再往西，湖州长兴县复建了陈武帝故宫——东晋之后，宋、齐、梁、陈，迭代豪杰风起云涌，让富庶的江南之地也是战争不断，并不安宁。

乌镇据说有一种“得胜糕”，就是慰劳出征归来的将士的。而江南的食物，如大米、鸭子，都是军需必备。陈武帝故宫，我还没有去过，只是很多年前去宜兴，经过长兴，看见仍在营造，官殿剪影宛然了。

### 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，映出数代文人的足迹

我对乌镇的第一记忆是茅盾。读长篇小说《子夜》，我并不喜欢，觉得就是太生硬，什么都无，什么都没有。小说本应该有的复杂、丰富，在这里都简单化了。读《子夜》想到的十里洋场与读张爱玲的小说里写到的上海滩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读《子夜》，你断不会想到乌镇。

茅盾故居在乌镇东栅，十几年前我开车经过这里时，是下午，正好是阴雨天。东栅那时刚刚重修对外开放不久。沿着一条小河，临河是一溜的房舍，还下着雨，天色

淡漠，游人稀疏。房舍里各色店铺鳞次栉比，吃喝玩乐什么的都有。但我不记得了，单单记得有蓝印花布店，做旗袍，令人想起《子夜》。旗袍没买，买了一块布，回家铺在桌上。

而《子夜》就在隔壁，茅盾故居白墙黑瓦，安安静静。要买票，只在门口拍了张照片，终于还是没有进去。

我对乌镇的第二记忆是昭明太子，这位风姿绰约、才高命薄的南朝昭明太子萧统。

在乌镇西栅风景区中间，有昭明码头，有昭明书馆，据说是昭明太子曾随老师沈约在这里读书，又说在这里编选过《文选》。我也没进去。我对很多“名胜古迹”的“传奇故事”都不太相信，总觉得可疑，也不怎么放在心上。

昭明太子封地是贵池，现在属于安徽长江南岸池州的一个区，算是在九华山和长江边上。那真是风水宝地，什么李白钓台、昭明太子钓台，都是有名有目的风景绝胜。而且，昭明太子去贵池开仓赈灾，这种事情也都是写入史书的。但他在乌镇编《文选》之事，无考，甚至是不是真的来过，都无考。他既然来过乌镇，也可能去过西塘，去过塘栖，去过长兴，这些都是南朝胜地，不能不经过的。

说到“南朝”不由得就想到杜牧的名作《江南春》：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风雨中。”

南朝佛教盛行，到处都是寺庙，到处都在建寺庙。恐怕不仅限于四百八十寺，而所有这些物是人非，烟雨迷濛的胜景，才是年轻的风流才子杜牧大为感慨的。杜牧为九世纪，昭明太子为六世纪，相差300年，其中的人文胜迹，想来还有很多流传。

杜牧生不逢时，跟李白一样老想建功立业，光宗耀祖，但仍在十里烟花的扬州，在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。

杜牧在湖州遇见一个12岁的小女孩，一时神魂颠倒，小女孩母亲见过世面，对他说，你好好读书，好好做官，将来可以回来娶她。杜牧一去十几年，再回来，小女孩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“绿叶成荫子满枝”了。这跟崔护写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一样，都是幽怨情绪的外露。

杜牧无奈，只好去乡间闲逛，找酒家喝酒：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。

今人以为“杏花村”必定在山西，没想到杏花村可能是在江南，甚至在乌



▲乌镇风景。  
▲乌镇的“得胜糕”，据传最早用以慰劳出征归来的将士。

镇。为何不能是乌镇乌村呢？完全可以在乌村，以“杏花村”的角度来理解，来设置几个酒家，那才是与古代接轨的意思。

昭明太子是皇家，他的出行自然没有杜牧这么落魄，而是前呼后拥的无比热闹。

乌镇又是京杭大运河的胜地，一条宽阔的河流，分成两路经过乌镇。你在西栅走到头，上一个塔，登临一下，远眺一下。看看另一边，就是仍然有舟船往来的京杭大运河。当年，要从扬州到南京到苏州到杭州，这是必经之路。帝王将相避免不了，文人墨客也常来常往。

当年孟浩然落魄京白，气得直下武昌，在黄鹤楼和李白一起喝酒，一起作诗，然后独自乘一叶小舟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，下完扬州，继续下苏州，去建德江看月亮，写了一首《宿

南末后期，今上海地区引入棉花。元代，黄道婆改革纺织工具和纺织技术，棉纺织业以松江府乌泥泾为中心，迅速向四周扩散，成为地区新兴的支柱产业。明代，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，“所出布匹，日以万计”，“绌、布两物，衣被天下”。

棉纺织业的勃兴使松江府境内的城镇日益繁荣。松江府城的变化最为显著，城市沿市河不断向东西两侧拓展，至明末，松江大街已绵延十余里，成为“生齿浩繁，居民稠密”的“东南一大都会”。棉纺织业的兴盛为集镇发展注入了活力，如朱泾成了“万家灯火似都城……估客往来多满载，至今人号小临清”的繁华市镇。朱家角镇则“贾贾聚集，贸易易布，京省标客往来不绝，今为巨镇。”同时，城镇数量迅速增加，以上海县为例，在元代尚只有乌泥泾、七宝、吴会三个集镇，迨至明清，龙华、三林等四十多个集镇先后崛起，其形成原因几乎全赖布业。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镇，从事与棉纺织业相关的纺织工具制作、染色、踹光、运输等行业，为城镇发展增添了活力。

为适应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需要，又因植棉有利可图，许多稻农改种棉花，松江府东乡“大半植棉”，形成“棉七稻三”的种植格局。“家家纺织，赖此营生，上完国课，下养老幼。”纺织业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，传统的男耕女织生产方式被突破，“田家妇女亦助农作，镇市男子亦晓女红”。农闲时，男子纺织布成为普遍现象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华亭县十五保孝子陈守贞，家贫，“身事母，手自纺织，所织布独精洁。”远近闻名，商人争购，人称“陈孝子布”。农忙时，“妇女馐餽外，耘获车灌率与男子共事，故视他郡虽苦倍之，而男女皆能自立。”新的生产方式不但打破了农村单一的以生产水稻为主的谋生手段，也使妇女成了支撑家庭经济的主要力量。

随着棉纺织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提升，妇女作为棉纺织业的主力，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提高。有些无地少地的农家男子无生业可事，出现“民间男子多好游闲，不生业。其女子多勤苦织纴，篝灯燎火达旦

不休，终岁生资悉仰给于织作”的现象。妇女们的担当和付出，为自己赢得了与男子相当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。不少人家的里外大事以妻为是，民谚“娘手里讨针线”，即是女子当家理财的注解。

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婚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在封建社会，女子成婚历来全凭媒妁之言、父母之命，婚前男女之间互不相识，更不能彼此交往。自清代起，在棉区这种旧俗逐渐被破除，农村姑娘择偶有了一定的选择权。男女定亲后，可以相互走动交往，俗称“走通脚”。如女子感到对方人品有问题，或性格不合，只要理由充分，可以退婚，这种举动也已得到社会认可。最具特色的婚俗莫过于“浦东大娘子”，当地普遍认为新娘的年龄大于新郎为佳。形成此婚俗的主要原因还是妇女在棉纺织业中的作用，小儿子能讨个大媳妇进门，及早为家中增加一个纺织织布的熟手，当然是件好事。而女儿在娘家通常也是纺织的主要劳力，都想让女儿在家中多做几年，当然不想让女儿早早出门嫁人。纺织技术高超的姑娘身价倍增，媒人盈门。厚嫁盛行，大凡女子从七八岁就学习纺织，十一二岁就学织布，父母因女儿多年对家庭的贡献，多备丰厚的嫁妆以作补偿。而嫁妆丰厚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看土布和棉被数量的多寡，棉被及其它嫁妆都须用土布交叉系带。婚后，新媳妇与其它地区相比，享有较好的礼遇。

棉纺织业的兴盛改变了农家的消费习惯。从纺织业到出售布匹于布庄，生产周期不过数日，且不受季节限制，由此改变了农家通常必须储备一年的生产、生活资料的习惯。相对于生产粮食作物，棉纺织业有较好的收入，为提高消费水准提供了可能。由此出现“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丽”，“土气浮而不实，民间无日不之奢”的现象。与人们消费习惯改变和集镇兴起相适应，商业与饮食服务业在大小城镇同时繁荣，并催生出一批新的文化娱乐行业。

在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中，产生了许多涉及棉花种植、棉纺织生产、棉花棉布交易等方面的习惯、行业规矩等，其中许多风俗习惯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社会生活。

建德江》，写自己虽然不是很开心，但是风景正好：“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”。

昭明太子云游各地，可能来乌镇住过，看过书，留过一点遗迹。而昭明书馆这类，据资料记载，也只是清代故事，不能作为确证的。我曾在目山麓看到过“昭明太子读书台”，是一个纪念亭，萧统在这里读书也不一定，但是说是在这里读书，说出这话的人大概不知道，古代的书，跟现代的书是不同的。

那时的书，携带起来端的是不容易。江苏镇江南有个山麓，也有“昭明读书台”，你也可以相信的。昭明太子主编《文选》，自然不会是所有事情都他一个人做的。他是作了序，定了基调，然后大家来找材料。偏重于诗、词、歌、赋，喜欢文辞优美的篇章，还有诏、表、令、笺之类。那些文、赋、诏、表，确

实是丰富到琳琅满目。

贾谊、杨雄、司马相如等等名相才子，还有嵇康、阮籍之类的大散人，什么《两都赋》《长门赋》，甚至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《文选》中全都必备。最美美不过屈原屈大夫，“浴兰兮沤芳，华采兮若英。”这是《云中君》。“采薛荔兮水中，搴芙蓉兮木末。”这是《湘君》。还有汉武帝的《贤良诏》这类极品：“朕闻昔在唐虞，画象而民不犯。”说得跟真的似的。并有阮籍《为郑冲劝晋王笺》这种“神文”：“元功盛勋，光光如彼；国土嘉祥，巍巍如此。”古人作文，比喻多矣；古人论事，排比盛行。

古人编书还得在家里，因为资料比较齐全。我想，当年昭明太子主编《文选》，自然也主要在家里了，到乌镇，还是喝酒吧。

(作者系知名作家)